

# The Echo 迴聲



卡城永援聖母堂 | [olph@telus.net](mailto:olph@telus.net)

Fall 2025

## 編者的話：

2025年9月的《迴聲》歡迎你！我們很高興在暑假後重新開始。  
請繼續投稿，文章可關於堂區活動，或你信仰的心路歷程。

感謝！

## Editors' note

Welcome to the September 2025 issue of Echo! This month, we are delighted to start anew and fresh after the summer break. Please continue to submit your articles about parish event and your spiritual journey.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 回應上主的召叫：永遠沒有「太遲」的獻身，天主永遠在等待著

譯自西班牙Salamanca教區，2025年5月24日的教區通訊  
From: Bishopric of Salamanca-Spain

張月春（譯音）姊妹在西班牙北部一個名為Vitigudino市內的奧斯定會（Augustinians Recoletas of Vitigudino）將自己奉獻給天主。

這個獻身之路源於她在中國時，這修會改變了她和家人的信仰，他們完全感受到天主的愛，最終於在2015年加入聖托里比奧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anto Toribio），並於今年5月13日終身獻給天主。這天正是花地瑪聖母的瞻禮，當她完全奉獻時，將自己的生命完全沉浸於祈禱及靈修隱居的生活之中。



張姊妹是中國河南省商丘人，她和丈夫和五名兒女過著簡單的生活。在一次重病中，得到一位姊妹教友的陪伴和支持，在這艱難時刻，奧斯定會傳教士的講道進入了她的心中。她開始了解福音，接近天主，漸漸發現了信仰的價值，歸依的過程也觸及她和她家人的心靈，渴望深入認識天主。於是在2007年7月1日，她和四個女兒受了洗，在同年的聖誕節，丈夫和兒子也接受了聖洗。

之後，她的女兒受到天主的召叫，一個接一個地進入了商丘市的奧斯定會，她的兒子隨後也回應了天主的召叫，並於今年4月25日成為神父。

### 跨越國界的信仰

2008年，張姊妹的丈夫去世後，她完全地投入會內的服侍，她感覺到更應向天主走前一步，在2015年，56歲而不懂西班牙語的她毅然離開中國，遠赴西班牙的一個名叫Salamanca的城市，加入奧斯定雷科萊塔奧斯定修院（The Convent of the Agustinas Recoletas de Vitigudino）。在一個完全陌生而又語言不通的地方，她完完全全地信賴天主，只靠電子翻譯機的幫助下生活。自來到修院後，她一直以謙遜、喜樂及自信來履行自己的聖召，她的靈性精神逐漸提升，直至2017年，她以初學者身份學習。三年後，即2020年7



月7日，她在團體中矢發初願，在其中一個女兒（瑪利亞·孫申（譯音）修女）的陪同下矢發宣誓。彌撒結束時，女兒更用母語唱了一首聖母頌來表達感恩之情。



### 終身奉獻

五月十三日，張姊妹感覺已能全靈全意將自己奉獻給天主，在本堂神父（Fr. Francisco Fraile）及幾位神職人員的共祭下，於修道院舉行了發終身願，院內擠滿了修士、一直陪伴她的修女們及信眾。儀式在講道後進行，瑪利亞·張修女訴說她怎樣將生命獻給天主，並承

諾在修道會生活中會承擔的責任。在所有修女的祈禱和祝福中，瑪利亞·張修女匍匐在地上，以表示她的順服及謙卑，此時，兩位修女以玫瑰花瓣輕輕覆蓋她，在修道院院長（Sis. Berta Teresa Feijo）面前，她發誓會按照奧斯定修院的規範：貞潔、服務及神貧的生活方式來追隨耶穌。發誓言後，在莊嚴的祈禱中，修女們歡迎張修女成為她們的一份子。在這一刻，張修女心中充滿喜樂及興奮，隨著七位坦桑尼亞的修女們用音樂及舞蹈獻給她，來表達對上主的感謝，更歡迎她的加入。這還未完結，所有修女圍繞著張修女及大家分享天主的愛。

一個無國界，大家都是天主的兒女，共同生活的團體

修道會的十六個修女來自世界不同角落：五位來自西班牙，七位是坦桑尼亞人，其他有來自危地馬拉、秘魯、委內瑞拉及中國。她們各自擁有不同的語言、文化。她們都是天主的女兒，因著天主的愛，一同在修院內讚美天主，擁有共同聖召，一同獻身於天主，渴望天主的愛，共融在同一的修會中。主佑！

原文：<https://www.diocesisdesalamanca.com/noticias/sor-maria-zhang-se-consagra-a-dios-en-las-agustinas-recoletas-de-vitigudino/>

譯者：迴聲編輯 Emily Chan

## 我的洗禮後三個月心路分享

時間過得很快，不知不覺我已經領洗三個月了。回望這段日子，心裡真的只有這兩個字：「感恩」。因為我能夠開始慢慢參與教會的不同善會，雖然只是盡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我知道這是把天主給我的恩賜和技能，重新交還祂。

這三個月裡，我參加了聖母會，也加入了插花小組，還有在明恭聖體時擔任司琴。每一次的參與，不單讓我更融入教會的大家庭，也讓我在事奉的過程中，更真實地感受到天主的臨在。特別是參與插花小組，真的帶給我許多喜樂和滿足。當我細心整理、修剪及擺放每一朵花，然後看見祭台因為鮮花的襯托而變得更莊嚴和更美麗時，內心會湧出一種平安，好像整個人都被安慰了。插花對我來說，不只是裝飾，更像是一種祈禱——一邊擺放花朵，一邊把心靈交託給天主。每一次完成後，心裡都覺得很幸福，因為知道這份小小的付出，可以幫助更多人去專注祈禱、親近天主。

當然，我也很清楚自己的信德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我真的很感謝身邊的弟兄姊妹、慕導老師和代母，一路上給我很多支持和鼓勵。因為有你們，我才不會覺得自己孤單。每一次回到聖堂，不論心情如何，都會感覺靈魂再次被洗滌，心裡的塵埃被天主慢慢拭去，讓我重新有力量去面對生活。

八月份的一次聚會，對我來說也特別難忘。我和一班慕導班聚在一起，大家一齊頌唸玫瑰經，然後分享信仰的喜悅。那一天，我深深體會到「信仰原來不是一個人的路程」。我們能夠一同祈禱、一同傾訴、一同喜樂，彼此的心被天主連結在一起。那份簡單的快樂，至今仍留在我心裡。



未來的日子，我希望自己能在祈禱和讀經上更用心，讓信德更加穩固。也願意繼續用天主給我的恩賜去事奉，無論是插花、司琴，還是其他崗位，都願意把愛帶給更多人。

「論關懷，不可疏忽；論心神，要熱切；對於主，要衷心事奉。論望德，要喜樂；在困苦中，要忍耐；在祈禱上，要恆心；」——《羅馬書 12:11-12》

願一切榮耀歸於天主，也願天主祝福每一位在我身邊陪伴和支持我的人。



## 望德不叫人蒙羞

早前看到一位神父的分享：『2025 教會禧年主題是「希望的朝聖者」，教宗方濟各也發表了禧年紹書，主題取自羅馬人書，「望德不叫人蒙羞」（羅5：5）。其實單看這一句，望德如何不叫人蒙羞，確實不易明白。從英文聖經得知，原來蒙羞有不少版本都是用 "shame" 或 "ashame" 這個字，但也有不少版本用 "disappointed"。"Disappointed" 這個字在整句意思是指基督徒的望德不會叫我們失望，這給我們另一角度去理解羅馬人書這句話。』

我也在此借題發揮一下：

### ▣ 「望德不叫人蒙羞」的靈修意義與應用

「望德不叫人蒙羞」這句話的核心在於真正的希望來自於天主，而非世俗的依賴或短暫的成就。望德（基督徒三超德之一：信、望、愛）讓我們在任何環境中都能堅持對天主的信賴，即使遭遇困難、失敗或人生低谷，仍然相信天主的愛與計劃，不會因此感到羞辱或絕望。

### ✦ 靈修意義

#### (1) 望德是一種超越世俗的信心

- 世俗的希望～常常是建立在可見的成果上，例如：事業成功、人際關係圓滿、健康財富等，但這些都是無常的，一旦失去，我們可能會感到羞愧或失落。
- 基督徒的望德～是建立在天主的愛和應許之上，這種希望不受環境影響，即使在苦難中仍能堅持，因為我們知道天主掌管一切。

#### (2) 望德不只是等待，而是積極的信賴

- 「望」不是被動地等待，而是懷著對天主的信任積極行動。
- 如同聖母瑪利亞，她雖然不斷面對艱難的處境，但她完全信賴天主的旨意，活出了真正的望德和信德。

#### (3) 望德幫助我們克服人生的苦難

- 當我們面對挫折時，望德提醒我們不必害怕，因為天主不會拋棄我們。
- 當我們面對死亡或失落時，望德使我們知道生命不只是今世，而是通往永恆的國度。

### ✦ 結論

「望德不叫人蒙羞」提醒我們：

- 即使面對困難，仍要相信天主的愛不會讓我們失望。
- 希望不是消極等待，而是積極信賴，努力活出信仰。
- 我們可以成為希望的見證人，在世界傳遞希望與愛。

當我們真正活出望德，就能在生活中經歷天主的平安，即使世界帶來挑戰，我們仍然能昂首前行，不會感到羞愧或絕望。



## ※ 分享

最後想分享在這學年初，我把在神學院這三年分別用信、望、愛來形容。第一年是【信】，我相信來台灣讀神學是天主的召喚，而我是回應了天主的召叫。來台灣之後我相信聖神一直在陪伴及帶領，相信這是第一種時間的分辨和選擇。第二年是【望】，我不斷祈禱，盼望可以完成學業，期盼可以學到我希望想得到的信理神學及與主同在，這是第二種時間。第三年是【愛】，因為我感覺像一隻迷失的羊，被耶穌尋回，把我放在他的羊棧（神學院）內，我感覺到被愛，我希望把天主的愛和家人分享，所以我已邀請我的家人，包括兒孫一家，今年到來參加我的畢業禮。我相信這是回到第一種時間的分辨。以上這幾年的經驗和感受，我相信活在神慰內，因常常感到喜樂、被愛，在祈禱中常常感動到流淚，若沒有天主的恩寵，我實在無法在這裡平安地渡過這幾年。

時光飛逝，今年已是神學院的第三年，心中只想到快畢業了，希望可以好好地享受餘下這一年的時間。無論是與神長和同學之間的關係，當然也包括在這邊認識的新朋友，以及在神修、學業各方面，都希望得到喜樂、平安和主的恩寵。我希望繼續以祈禱、克己、交託，祈求主耶穌繼續拉著我的手，讓我時常活在神慰內，帶領我走完這朝聖之路，願主垂允！

輔仁神學院教義學系畢業生 Paul Mok

（編輯：Brother Paul 在今年六月，已完成他的三年神學課程。離鄉別井的去尋求，真的不容易，恭喜恭喜。期待在預見的未來，能夠分享這三年來你與主的心路歷程，讓我們更加認識、更加親近天主，謝謝。）

## 犧牲的愛

最近，我深深體會到愛的真義，就是要懂得犧牲。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奉獻，正是以犧牲去成全愛的最高表現。今天，我希望堂區的教友都能懷着同樣的心志，讓信仰不只停留在祈禱與禮儀，而是能轉化為實際的服務與付出。

愛不單是一份感覺，而是需要行動，需要我們願意犧牲個人一點時間與安舒，去陪伴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去支持堂區事務。當大家一起守護信仰的心火，彼此相愛、共同承擔，聖堂就不單是一個聚會的地方，而成為真正有生命、有愛的家園。若我們願意踏出這一步，犧牲片刻休息，騰出時間為教友服務，我相信彼此的心靈都會被天主的恩典充滿。願我們常常記得：愛若沒有犧牲，就不是真正的愛；而有犧牲的愛，必定能使堂區充滿喜樂與希望。

信仰小團體 Carol Lam

## 朝聖 - 不論遠近

每次出外旅遊，我都會搜集當地教區的資料，看看是否有中文或英文彌撒的教堂。在異地望彌撒帶給我一種安祥平靜的感覺，令我能專注集中，從而更加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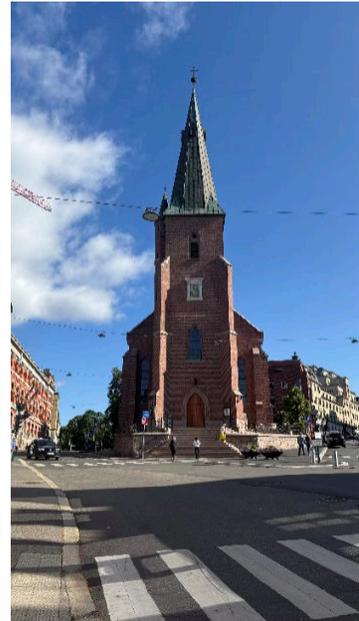
六月我到了挪威的奧斯陸遊覽，在那裏停留的三天剛好包括一個星期日早上，於是預先在網上搜查酒店附近的教堂，得悉主教座堂就在步行的範圍內，而主日也有英語彌撒，更驚喜的是它也是教區指定的禧年朝聖聖堂，於是便切實地安排了行程。

天主教雖然是挪威的第二宗教，但佔人口比例只有百份之五。市內有三間天主堂，主日英語彌撒亦只有三臺。幸運地酒店附近的聖奧拉夫主教座堂，每逢主日九時半都會舉行英語彌撒。由酒店出發，在鵝卵石路上步行二十分鐘，便到達目的地。教堂位於小山丘上，外觀設計簡樸，與其他我曾到訪的歐洲教堂有很大分別。內裏亦貫徹簡約作風，沒有金碧輝煌，也沒有懾人氣派。我靜靜的坐下，跟著帶經員頌念玫瑰經，在祥和的環境中，參加彌撒聖祭，聆聽聖言。

回家後數星期，溫哥華教區其中一間中文聖堂安排了市內禧年朝聖活動，到教區指定的聖猶達堂舉行彌撒，我決定參加。能夠在朝聖活動中參與中文彌撒，實在是令人興奮，而更令我意外的是在聖堂內見到小耶穌聖像。自從2019年在布拉格朝拜小耶穌聖像後，我便對其念念不忘。明年將會重遊布拉格，計劃再次朝拜聖像，想不到在此已可做個預習，實在感謝主的恩賜。

在興奮的心情下，很想將這兩個朝聖旅程紀錄下來。嘗試回憶前者，卻實在記不起有什麼特別感受，只覺有一絲絲的暖意。再三思量，我想可以用「回家」的感覺來形容奧斯陸的朝聖經驗。我相信當天大部分信徒都並非附近居民，有些可能像我，是外來旅客，但大家都不約而同-從四方八面到來參加彌撒，就像一起返回溫暖的大家庭一樣。而後者，華裔信友也是從大溫地區各城市齊來朝聖，參與中文彌撒聖祭，這又何嘗不是另一個「回家」的感覺呢！這都因為我們堅信，不論遠近，我們都會得到聖神的帶領，一起回到天父之家。

迴聲編輯 Teresa Tsui



奧斯陸. 聖奧拉夫主教座堂



溫哥華聖猶達堂

## 牧靈關愛組主保聖人

牧靈關愛組主保聖人 - 加爾各答聖德蘭修女 St. Teresa of Calcutta

她在2016年9月4日被封聖！她生前從不希望自己的著作或工作引起別人的關注，相反，她只渴望將人的心引向耶穌基督。

她在世時眾所熟悉的稱號是：德蘭姆姆 Mother Tere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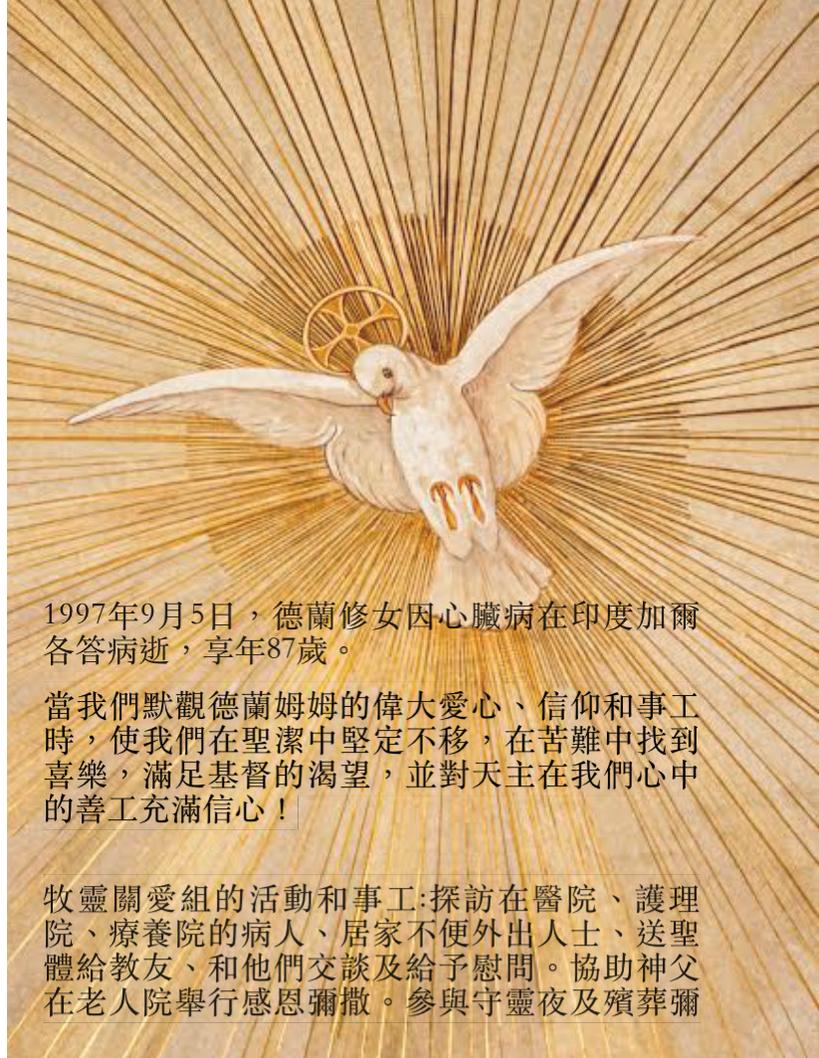
「我的血統是亞爾巴尼亞，國籍是印度，信仰是天主教，聖召是屬於這世界，而我的心全屬於我主耶穌。」

1928年她18歲時追隨自己獻身傳教工作的意願，離開家鄉到愛爾蘭加入羅雷托修會 (Sisters of Loreto)。1928年她從愛爾蘭啟程到印度加爾各答。1931年發初願後，被派到加爾各答的聖瑪利亞羅雷托修女會中學任教。1937年發永願，成為德蘭修女，1940年擔任校長一職。這座學校雖然座落在加爾各答的貧民窟旁，但學生都是富家女孩，高大的圍牆，隔著的是兩個世界。

1946年她坐火車從加爾各答到大吉嶺避靜，在車站看到一個乞丐不斷地說：「我渴……我渴……。」她接受了天主的啟示「蒙召中的蒙召」，首次踏足貧民窟，尋找和服務那些被遺棄、得不到愛和沒有人照顧的人。「你饑餓，或口渴，或作客，或赤身露體，或有病，或坐監……」（瑪：25-44）經過兩年的考驗，獲准成立「仁愛傳教修女會」。在1948年8月，她首次穿上白底藍邊的會衣，離開她深愛的羅雷托修院，進入窮人的世界。

1950年正式在加爾各答成立「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為患艾滋病、癩瘋和結核者提供居所，運營粥廠、藥房、診所、兒童及家庭諮詢機構、孤兒院及學校。其宗旨是「透過貞潔、神貧、聽命及全心全靈、無條件地為貧窮的兄弟姐妹服務。」

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致詞時，她開始多謝天主給她傳揚和平的喜樂！其後她宣講（反墮胎）：「今天和平最大的破壞者是墮胎，因為這是直接的戰爭，直接的殺戮，直接由母親自己實施的謀殺腹中的孩子。」上主說：「我還沒有在母腹內形成你以前，我已認識了你；在你還沒有出離母胎以前，我已祝聖了你，…」（耶1:5）



1997年9月5日，德蘭修女因心臟病在印度加爾各答病逝，享年87歲。

當我們默觀德蘭姆姆的偉大愛心、信仰和事工時，使我們在聖潔中堅定不移，在苦難中找到喜樂，滿足基督的渴望，並對天主在我們心中的善工充滿信心！

牧靈關愛組的活動和事工:探訪在醫院、護理院、療養院的病人、居家不便外出人士、送聖體給教友、和他們交談及給予慰問。協助神父在老人院舉行感恩彌撒。參與守靈夜及殯葬彌



撒，給予喪親者支持和慰問。煉靈月到墓園為已亡者祈禱。臨近聖誕節，我們到各個院舍報佳音，宣告救主誕生喜訊…。這些活動和事工，不獨帶給他們臨近耶穌，牧靈關愛組團員也感到親近耶穌。

我們的主保聖人加爾各答聖德蘭修女，請為我們祈禱！

St. Teresa of Calcutta, Pray for us.

牧靈關愛組團員John So

## 我們已拿了最好一份

在香港時，參加了一個兩日一夜的退省，在回程的路上，依然想起那位神師的講道。

當日講的內容，是取自我們十分熟悉的聖經章節，「僱工的比喻」（瑪20:1-16）。工人領了自己的一份，就抱怨園主，自己所得到的竟和後來的人一樣工資。園主說：「我並沒有虧負你，你不是和我議定了一個「德納」嗎？」（瑪20:13）

神師提醒我們，園主強調的是，這是我和你的關係，並不是你和其他人的關係。我們生活在世上，大都是望向別人，然後是不停和別人比較，認為自己所擁有的不及別人，其實我們並不需要和別人比較，我們應該看好自己由天主手中所得到的恩賜，好好利用就已經足夠了，為什麼還要和別人比較呢？當我們和別人比較時，我們的焦點和注意力就不再在天主身上，我們應該要想的是自己和天主的關係。

園主在不同時辰都邀請人到他的葡萄園工作。神師要我們想一想，那些工人清晨就已被園主邀請在葡萄園工作，已保證當日的的生活不會落空，但其他的人卻在徬徨中等待。正如我們有否想過，我們為什麼要早領洗，領洗後要守規矩，犯罪後要辦告解，何不等臨終時才入教呢？還是我們覺得領洗後，體會到天主的慈愛，能夠在主的葡萄園工作並不是受苦受熱，而是得到天主的信任而充滿喜樂嗎？我們並不需要和別人比較，我們的滿足是來自與天主的親密關係，這就是我們的信仰，天主已經賜給我們最大份的恩寵；天主已成為我們的大父，我們已成為他的兒女，能夠在主的葡萄園工作，已經是一種福樂，能否有那一個「德納」已經不再重要了。

神師的講道讓我明白，我們時常不滿足自己所擁有的，全是因為喜歡和別人比較。天主分施祂的恩寵是按祂的旨意，遲早無定時，多少也無規定，每人都有不同的恩典。一個在少年時已被召叫跟隨耶穌基督的人，不一定比在成年時或老年時才被天主召叫的人，所得的聖寵多。

從舊約聖經所知，猶太民族先被召選，反而在外邦人以後才進入天國。「我給你們說：將有許多人從東方和西方來，同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在天國裡一起坐席；本國的子民，反要被驅逐到外邊黑暗裡；那裡要有哀號和切齒。」（瑪8:11-12）

出賣耶穌的猶達斯，雖身為耶穌的宗徒，尚不如與耶穌同被釘在十字架上死前悔改的右盜。所以得到天主恩寵的，不應自負，更不應不知足，因為我們所得的，全是出於天主。

保祿說：「聖神顯示在每人身上雖不同，但全是為人的好處。這人從聖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語，另一人卻由同一聖神蒙受了知識的言語；有人在同一聖神內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聖神內卻蒙受了治病的奇恩；有的能行奇蹟，有的能說先知話，有的能辨別神恩，有的能說各種語言，有的能解釋語言，可是，這一切都是這唯一而同一的聖神所行的，隨他的心願，個別分配與人。」（格前12:7-11）

有些人認為自己付出的更多，就應當得到更多獎勵，這反映了人傾向於以行為和功績來衡量天主的恩典，這樣，就容易陷入不公平的比較心理。我們每人都已拿了最好的一份，只須專注於自己從天主手中所得的恩賜，好好利用，就已經足夠了。

## Awaiting the Wrecking Machine

When I came to Calgary in 1968, I attended St. Mary's Cathedral and their evening Rosary conducted by Father Gino Violini. He was born in Italy and came to Canada at age five. His health was never very good, so I helped him with various chores around the church and sacristy. When he retired after 18 years at St. Mary's, he purchased a house a few blocks west of the Cathedral for his retirement. I rented there and continued to assist him in his services to a handful of Catholics who came to daily Mass at his house.

Father Violini passed to his reward in 1992 and willed the house to me. So I remained there, providing bed and breakfast at regular intervals to the clergy of the Legionaries of Christ who had come to Calgary from the USA and had set up a private Catholic school called the Clear Water Academy. When Bishop Henry put them in charge of a parish in the diocese, they moved there and purchased a house for their own community, which included the priests directing the Clear Water Academy.

I was left alone in this inner-city house once owned by Father Gino Violini. The property taxes began to climb too high for my pension income. So I had to make a decision.

Should I sell the house and search for a smaller place with lower property taxes, or, look for a religious Order who would take over the house and use it as a spiritual centre, like it was previously?

I am not sure where the idea came from—no doubt from the Holy Spirit—but the Fraternal Society of St. Peter, who serve the Latin Mass community, came to my mind. When I contacted them, I was surprised to hear they were in fact looking for a house to live in. I showed them the house. They videoed every room in it, and sent that to their superi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months passed while I searched for a new place to stay. Finally they told me of their decision: they would have to demolish the house on College Lane and build a modern rectory on the lot. They already had an architect and lawyer in their congregation who

willingly volunteered the legal, architectural and permit 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rectory on the spot where Father Gino Violini spent his last twelve years on earth, doing spiritual work for eternal souls. He passed away at the Holy Cross Hospital (now closed) at the age of eighty-four.

In the meantime, I asked the Precious Blood Sisters to pray that I find another place to stay. Very soon their prayers were answered. Their petition found me a top floor suite overlooking the city, not far from their own monastery on Erlton Street and close to St. Mary's Cemetery where Father Gino Violini now sleeps, awaiting the resurrection.

In May 2025 the whole Pastoral Care Team of Our Lady of Perpetual Help Parish came with Father Joseph Nguyen to bless my new residence on Erlton Street and to pray the Rosary together. Father Joseph blessed every corner of my apartment, overlooking the skyscrapers of downtown Calgary.

My old residence on College Lane is now empty. The furnace, fridge, washer, dryer and water heater are removed and the furniture and accessories of the house are taken away to be used by other people in other places. But for me it was not just a give-away. The builders of the new rectory will incorporate a suite for the donor of the lot.

Soon the powerful demolition machine will come and erase a happy memory from the landscape of Calgary.

Patrick Owens, church volunteer

